



黃梨洲生沽

編者 鄭行巽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黃梨洲生活（全一冊）

（定價銀五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編著者 鄭行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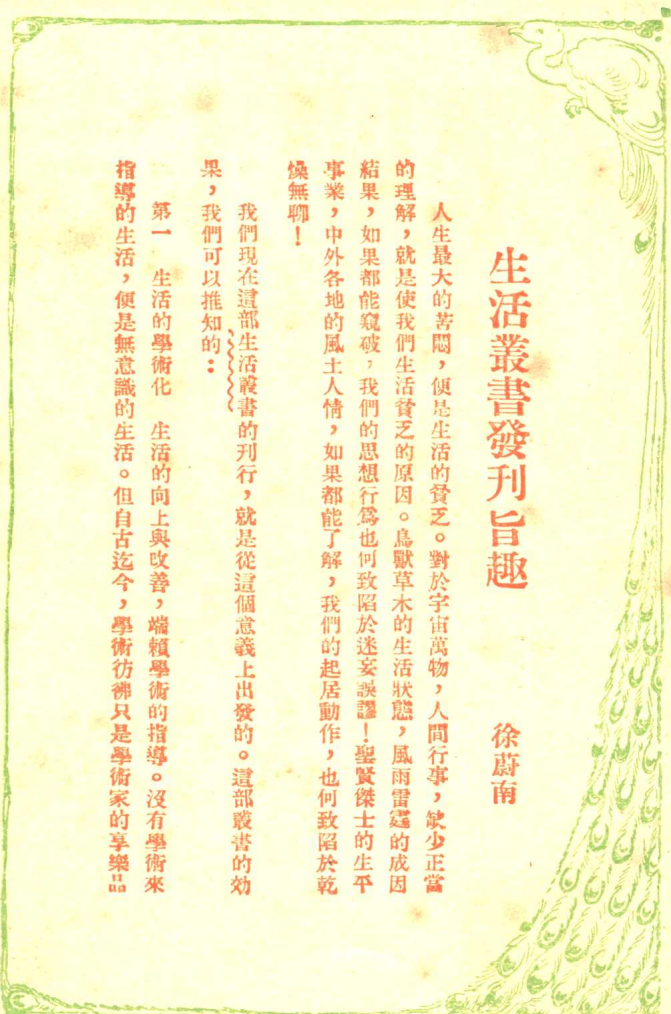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再版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



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理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，我們的思想行為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藝術家的享樂品
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：移使學術就成為我們的生活；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● 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為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；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● 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例言

一 本書所述，以關於梨洲先生之一生生活爲限；其與生活無關者，從略。
二 梨洲自有其整個的政治思想，成一家言；本書因體裁所限，僅略述之。
三 本書對於梨洲少年和中年的轟轟烈烈的政治和軍事生活，敘述特詳，使讀者藉以窺見其爲人本色，栩栩欲活，歷歷如繪之狀。

四 從前的作者對於梨洲的起軍，從亡，和乞師三大案，因當時政治關係，都諱莫如深，不敢多講；就中尤以乞師一案，即梨洲在自己著作之中也深諱不講。本書特就其所著日本乞師記中，加入梨洲本人關於此事活動的始末敘述一番，以當信史。

五 梨洲對於文學和史學，都有特殊的創見，本書特加分析，使讀者容易了解。

六 梨洲是一位大理學家，本書於講學生活中述其理學見解；但深刻的理論却避去不講，所以求其合於淺顯二字的宗旨。

七 本書所採取以敘述之材料，在可能的範圍以內，皆以明白淺顯為主；十分沈悶的材料當然是不加入的，以便於一般人的閱覽。

八 梨洲以貴公子而入世極早，所以生平交游極廣。假如一一敘述其往來交情，勢爲篇幅所不能容，本書因隨便選取幾個人談談。

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巽自識。

目次

一 導言.....	一
二 家庭生活.....	六
(一)家世——(二)啓明的祖父——(三)可敬的父母——(四)難兄難弟——(五)夫婦及子孫	
三 學生生活.....	二二
四 黨錮生活.....	二七
(一)北京游俠的報仇生活——(二)南京盟社的政治運動	
五 政治生活.....	三五
(一)政治事業——(二)政治思想——1 民主思想——2 法治思想——3 教育思想——4 經濟思想——5 軍事計劃	
六 軍事生活.....	四九

(一)起軍——(二)從亡——(三)乞師

七 治學生活

五九

(一)博學和勤學——(二)天算研究——(三)科學的研究——(四)圖書館生活——(五)晚年好學

年好學

八 文學生活

六五

(一)大手筆的文——(二)詩人生活——(三)文學批評

九 著述生活

七五

(一)文學的著述——1 詩文的著述——2 選文——(二)史學的著述——1 行朝錄及其他——2 學術史——3 史學的見解——(三)其他著述

十 講學生活

八五

(一)受業嚴山——(二)越中講學——(三)甬上講學——(四)海昌講學——(五)講學餘談

十一 交游生活

九三

(一)劉宗周——(二)陳繼儒——(三)范景文——(四)倪元璐——(五)祁彪佳——(六)魏

學謙——(七)沈壽民——(八)沈壽國——(九)沈七桂

十二 遺民生活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(一)不住二姓——(二)料理末命

十三 生活餘談……………一一一

一 導言

黃梨洲先生是我們三百年前的一位大革命家，一位大思想家，以及一位大學者。他拿出一副大無畏的精神慷慨激昂的去幹政治事業，勇往直前的去抵抗滿清，終年兀兀的去窮治經史，隨時隨地的去講求經世致用之學。我們後人讀到他的文章，祇覺浩然之氣，淋漓滿紙，決不因古今時間的睽隔，而稍有所掩色；原來他的雄毅不可遏抑之萬丈光焰是永遠照耀於宇宙間的啊！

講起他的一生生活，則研究學問和從事著作乃是他的終身事業。至於他的政治生活，則在三十六歲以前，就是在清兵入關南下以前，他全是在朋黨的鬭爭之中討生活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他全以排斥奸黨爲事；而在三十六歲以後和五

十歲以前，就是在清兵南下以至統一中國的時期之中，他全是在起兵以反抗滿清的運動之中討生活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他全以出生入死甚至於冒險往來於萬里波濤之中，以攻擊清兵之侵吞明朝的江山爲事；至於五十歲以後，則眼見大勢已去，恢復之業已經是無能爲力，因爲清朝的國勢既日見強盛，而逃避南荒之明朝的永歷帝也在幾年之後被害，於是明朝的帝王系統就從此中絕了，他就從此不問政治，祇以治學，講學，著書，或遊歷以度餘年，并且做一個明朝的遺民，終身不仕清室。所以他在五十歲遊廬山的時候，著一集匡廬行脚詩，中有一首道：

『飛流草屋一青燈，已作山中無事僧；猶有未完行脚債，白頭浪裏下銅陵』。

。（銅陵）

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於死生患難之餘，從此已無心世事，恰如山中無事之僧一樣的孤寂，原來是以不聞不問爲上乘的。此外，他在五十多歲的時候著

明夷待訪錄，自序稱『梨洲老人』，就是因爲在這時以前，明永曆帝還在南荒，所以他對於明朝江山的恢復，還存萬一之想；但在這時永曆帝恰就被害了，他於是對於政治活動絕望，并且預備就要身殉國難的，所以纔著此書以垂教於後世。

由我此們可以知道梨洲的生活大略可以分爲兩大部分：一部分是政治生活，還有一部分就是學者生活。本書之敘述梨洲生活則分析之爲十幾個部分，就中除政治生活本文之外，其他如黨綱生活，軍事生活，和遺民生活乃是屬於政治生活，或是與其有關係的。至於學者生活，則分爲學生生活，治學生活，文學生活，講學生活，和著作生活。其餘如交游生活，則除其原有之特性外，在一方面既與政治生活有關；而在他方面又與學者生活有關。此外如家庭生活當然具有其特殊的性格，甚爲顯明，但和學者生活及政治生活也是多少有些關係。而還有些斷片零碎的事跡，不便分類敘述者，則統使其屬於生活餘談一類。

之中，以敘述之。最後，我們還有應該知道的，就是本書之敘述梨洲生活，所分之類如此，不過是一面爲清醒眉目以謀讀者的便利，一面爲行文敘述比較便當，此外是更沒有任何深刻的意義存乎其間的；并且各部分的生活大概是彼此互相關聯的居其多數，這層也是應該在此預先聲明的。

本書是生活叢書之一，所以體裁固然是按照生活叢書的規定，就是編輯的大意也是不離乎生活叢書之編輯的大意的；所以行文和取材都務求淺顯，力避艱深。而關於史學理學和政治思想的敘述，則惟取其扼要易明，而無事乎深談哲理；目的是在使這一部書適合於普通學子的自修，參考，閱讀之需。所以希望一般知言者幸勿譏其粗疏。

復次，我們從他的家庭生活，就可以知道黃氏的家庭教育，其互相受授之際，是如何的嚴正而不苟且；他所受自於其祖和父的教訓，對於明末的政局是如何之大的關繫；對於君子小人在朝在野的消長之機，是有如何之大的影響；

以及他所授給他弟輩和兒輩的教訓，對於政治事業，學問造詣，以及立身處世之方，是有如何之大的貢獻。我們從他的學生生活，就可以知道他自幼研究學問的規模次第，是如何之超乎流俗，以爲將來成爲大學者之基礎。我們從他的黨綱生活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少年袖錐復仇，是如何之表彰其忠孝兩大德目，和以儒生而兼俠客的不可一世的英勇氣概；以及他和東林復社一般正人君子和被害忠良的後嗣諸公子結黨要盟，攻擊奸凶，如禹鼎之鑄，如溫犀之然，幾於毫髮不可遮飾掩覆，是如何之意氣豪放，疾惡如仇。我們從他的政治生活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思想是如何之成爲一個先覺者，以及他的政治事業是如何之蒙難艱貞，孤忠繫繫。我們從他的軍事生活，就可以知道他的陵谷崎嶇，鯨波滄海，是如何之奮不顧身，以赴國家之急難。我們從他的學者生活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治學是如何之勤，及其方法是如何之爲新創的貢獻；他的文學方面的貢獻如何，和見解如何；他的史學方面的貢獻如何，關繫如何；他的理學方面的貢

獻如何，關繫時代思想如何；以及他的著作方面的貢獻如何，質的名貴如何，量的偉大如何，以及對於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如何。我們從他的交游生活就可以知道他的師友淵源，氣求聲應，其盛況如何，以及其所造成的風氣是有如何之大的影響。至於遺民生活，則可以知其亮節高風是如何之爲人所不可及，是如何之足以供後人之憑弔，以及時人之景仰。以上僅述其大概，閱者要想探視其生活之全部，則請逐次一覽下文可也。

二 家庭生活

一 家世

姚江黃氏本是漢潁川黃瓊之後，當北宋靖康之亂，乃南遷，至於婺源。婺源有官於慶元爲通判者，金兵南下，破慶元，其子三人就各奔東西，分地逃

難。其一避居於鳳凰山的竹墩者名萬河，字時通，號鶴山；後又遷居餘姚的竹橋，竹橋就是黃竹浦，元柳道傳詩所謂『連延黃竹浦』者是也。自此數百年來，黃氏子孫都世守其地，所以這位鶴山公算來乃是梨洲先生的始祖。由宋歷元，由元至明之中葉，凡十一傳，至璽，字廷璽。其兄伯震出商於外，十幾年沒有回家。璽就出門去訪求他，并且把他的容貌，年歲，籍貫，用紙寫上好幾百份，在所走到的地方，隨時張貼於寺觀街市之上。如此所走的路已經上一萬里了，終於沒有訪求着。但璽并不因此灰心，而且更加奮勉的向前進行，到處察訪。輾轉到了襄漢之間，一天到道州，一時因為便急，就走進路旁的廁所裏去，一面把手中的傘放在路傍。却不料其時伯震就在道州，并且恰從此地經過，一眼看見路傍放下的傘，就不覺心下一動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『這是我家鄉出產的傘，如何會在這裏發見呢？』邊說邊俯身沿着傘柄看去，看到上面有一行小字道，『姚江黃小雷記』，就不免疑而且駭。（因小雷正是他的弟璽的別號）

這時璽忽地從廁所出來，兩人相視，正如夢寐，就不覺失聲痛哭；而道傍看的人們，問明他們兩人相遇的原委，也大受感動，相與歎息泣下。璽遂奉兄而歸。廷璽生諒，號素菴；素菴生稔，號東河；東河生大授，號對川，爲人精明幹練，在十五歲的時候，就官役，任庫子之職，雖老吏不能欺他。同事的眼見他的孫尊素少年英俊，早就料到將來必爲貴人，嘗問他道：『孫之推封其祖父應該幾品呢？』他答道：『三品。』後來尊素贈官三品，其言果驗。對川生曰中，號鯤溟，精易學，至五經，左氏內外傳，戰國策，莊子，離騷，也讀得爛熟，平時和人談話，必以經傳爲本。性耿直。當尊素之喪歸里中的時候，餘姚縣令蔣公迎弔於途，他以爲這就是春秋所謂郊弔，身爲縣令，不應出此，所以表示反對。至於一邑利害，別人不敢說的，他獨去說。逆案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，他就呵止僮客，并打他道：『我不是要打你，不過打了你，就同打了你主人一樣啊！』鯤溟生尊素，字真長，號白安，天啓間官御史，疏劾魏忠賢，客